

# 卷十五

書名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撰者 晉 杜預 撰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晉  
 索書號 貴重-25  
 編號 A293300

##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

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孟子卒

孟子卒

不稱

夫薨不得從夫諡

先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

也。孟子之姪婦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滕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

稱。人故。室。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

成字有石。嫁之於百。生相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1 八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東與內  
研院  
圖書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先會吳子

相吳子在相音以諸侯往會之故曰相會吳不稱子從所稱也相楚地夏五月

甲午遂滅偃陽偃陽亦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相會而滅之故曰遂

公至自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荀瑩不書不親兵也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主於師為盟主所尊故

在滕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

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伐鄭鄭虎牢諸侯

各受晉命成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成而不叙諸侯楚公子貞帥師

救鄭公室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

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

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

癸丑月二十六日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

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夏四月戊

午會于相經書春書始行晉荀偃士匄請伐

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封之為附庸

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

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孟氏之臣秦董父輦



重如役

韋父孟獻子家臣偃陽人啓門諸侯

之士門焉

見門開縣門發耶人統挾之以出

門者

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統耶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耶邑魯縣東南莒

城是也言統多力挾舉縣門出在內者

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

蒙之以甲以為櫓

狄虎彌魯人也櫓大楯左執之右

拔戟以成一隊

百人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

如虎者也

詩邶主人縣布韋父登之及堞而

絕之

偃陽人縣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

三主人辭焉乃退

主人嘉其勇故帶其斷以

徇於軍三日

帶其斷布諸侯之師久於偃陽

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請班師也班還知伯

怒知伯投之以机出於其間

出偃匄曰女成

二事而後告余

二事伐偃余恐亂命以不女

違既成改之

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

以至於此既無武守

無武功而又欲易余罪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余羸老也可

重任乎不在受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

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甸帥卒攻偃

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甲午滅之日八月書曰遂

滅偃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

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

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

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

以死請乃子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

桑林桑林觀天子之樂名荀瑩辭之辭讓荀偃士甸曰諸

侯宋魯於是親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

有禘樂宿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群公則用諸侯樂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舞師題以

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

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

著雍疾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荀偃士



由欲奔請禱焉奔走還荀瑩不可曰我辭禮

矣彼則以之也以用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

罪於晉侯有間間疾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

謂之夷俘諱俘中國偃陽姁姓也使周内史

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偃

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姁姓之祀善不師歸

孟獻子以秦董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

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六月楚子囊鄭子耳

伐宋師于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

攻其城門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九年在衛侯救宋

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

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

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

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

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孫

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非曰

戊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

喪雄奪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

獲鄭皇耳于大丘蒯孫林秋七月楚子囊鄭

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還圍蕭八

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

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

競况鄭乎周謂天子有災真執政之二士乎鄭簡公勿

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哲人間諸

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諸侯伐

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

宜賓之以上卿而今節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己酉師于

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

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

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洹司氏堵氏侯氏

子師氏皆喪田焉洹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洹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



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八年子駒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駒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

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

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

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宮公殺子罵子國子耳劫

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

不告利得其處也為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

十九年殺公子嘉傳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駒子

尸而追盜先臨尸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

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

門門庀群司具衆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

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尸而攻盜於

北宮子蟠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

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

尉翩尉止子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

聽政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大夫諸



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發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

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子孔不可曰為書

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

乎難以治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

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

欲欲為政也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

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

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

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偏鄭也不書城會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

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

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

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

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

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趙趙必驕驕則

可與戰矣武子首盛欒黶曰逃趙晉之恥也合諸

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交與



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矯曰諸侯既

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

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

以退之趙以退趙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藥廡

欲伐鄭師伐涉類者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

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

賁代之賁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

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

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致怨以服楚人亦還服

故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王右伯輿

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

殺史猷以說焉說也不入遂處之處叔晉侯

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王叔

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

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

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箕門閨竇之人而皆

非楚是程認



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華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

至也言伯與微賤之家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

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

平王徒時

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與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

其駢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

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言我若貧

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今自王叔之相也政

以賄成

隨財制政

而刑放於寵

寵臣專刑不任法

官之師

旅不勝其富

師旅之長皆受賂

吾能無篳門閨竇乎

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唯大國圖之

圖猶議也

下而無直則

何謂正矣

正者不失下之直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

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

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

合要辭

王叔氏不能舉

其契

要契之辭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

卿士以相王室

代王叔

經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



為軍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傳無鄭公孫舍

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世子光至復存莒子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

城北亳城鄭地代鄭而書公至自伐鄭無傳楚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

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送尊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無傳以會

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而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

也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

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師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入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

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

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令禮

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

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偃闕



傳官誚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之門南誚以禍福之言相與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

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季氏使其乘之

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

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故驅使入已故昭五年

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

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叔孫氏使盡

為臣盡取子弟以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其父兄歸公

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誚之本言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

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

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言當作何言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

晉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

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

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

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宋向成侵鄭大獲子展曰



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

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太子光

宋向成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尊上也

向成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侵舊

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

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

北行而西黨右遷榮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

也西濟于濟濟水各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

固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

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蕩年蕩積年穀而不分災毋雍

利專山川利毋保姦姦罪毋留匿速去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犇王室犇助或間茲命司慎

司盟名山名川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



先公

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

七姓十

二國之祖

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魯已姓杞妣

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明神殛之

殛誅也

俾失其民

隊命亡氏陪其國家

陪斃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

乞師旅於秦

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

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鄭

人使良霄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

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彘為介故不書諸

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

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

展出盟晉侯

二盟不告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

史失之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斤侯

不



備禁侵掠晉侯使叔盼告于諸侯叔盼叔向也告諸侯

亦使鄭教鄭公使臧孫統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

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

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

晉侯以師惶師觸師蠲惶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軼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軼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

乘他兵車及廣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

二及其罇罇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

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辭曰夫和戎

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

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

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

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便蕃左右亦是帥



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夫樂以安德和其

義以處之處禮禮以行之行教信以守之所守

行仁以厲之厲風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

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

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

戎待遇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之典也藏

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

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秦

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

無所救鄭已屬晉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

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與鮑交代

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琅邪費縣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郟郟莒邑夏



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

不與盟而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

台遂入郟乘勝入郟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郟師秋吳子壽夢卒壽

吳子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

通文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同姓

於宗廟所出王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

禘廟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

諸姬同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

廟也六國皆用公之支冬楚子囊秦庶長無

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

國睢陽縣東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

植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

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取譽

毀故曰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無女而有物

若如人



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兩人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

逆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

夏嫌君臣不敵故禮之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司

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

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郟小國也任城亢父

縣有郟亭傳例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

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

也書勳勞於策也相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

策勳焉禮也相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

三事備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夏

邦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師救郟遂取之師

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

千五百人傳通言之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雖國亦曰取



雖邑亦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荀瑩士魴率

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

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晉臣習於

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瑩代將中軍士匄佐

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

中軍代荀瑩士匄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

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

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位如使趙武將上

軍武自新軍起四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下

軍魏絳佐之晉亦如故絳自新軍新軍無帥

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牟乘官屬

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晉國之民是以大

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

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一人刑善百姓休和

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



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

之慶則下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賴其福

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

其表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刺

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悉恨稱已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

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

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厲

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

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

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

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

之傳言晉之所以興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

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

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

鄩鄩在成十六年以厚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

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



春秋窀穸之事

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

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從先君代為禰廟。

請為靈若

厲

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

大夫擇焉莫

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季子囊謀謚大夫

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

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

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

夫從之

傳言子囊之善。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

師繼之

子庚楚司馬。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

師也

養叔，養由基也。

必易我而不戒也

戒，備也。

子為三覆

以待我

覆，伏也。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

庸浦，楚地。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

不用天道相弔恤。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言不為昊天所

恤則致異也。為明年會向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

土功雖有常節通以

事間。

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鄭良霄大宰石與猶在楚

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

石與



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

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

行征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五年五卜皆不同吉乃巡狩不

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

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謂良一卿

霄使睦而疾趙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怨

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

見使之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

愈乎趙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甸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

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

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

華閱衛比官括在會情慢不攝故貶稱人蓋

欲以督率諸侯聲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

會之故曰會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

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

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秦齊宋大夫不已未衛侯出奔齊諸侯

書孫籛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

晉告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秋楚公子貞帥師

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

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

吳謀楚故也謀為吳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

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執莒公子

務婁在會不以其通楚使也昔貳於楚故將

執戎子駒支駒支戎范宣子親數諸朝行在

亦設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

瓜州四獄之後皆姜姓又別為乃祖吾離被

苦蓋蓋莒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我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也與女剖分而食

之中分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

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詰朝之事爾無與

興替亦推曰白  
之若此言汝祖  
表可衣所被服  
蓋也



焉詰朝明日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

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也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

也裔遠也母是翦弃也翦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

狸所居豺狼所舉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

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

不貳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鄭盟而舍戍焉在僖三於是乎有殺之師在

三十年晉禦其上我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擿之擿

也足與晉陪之也陪僵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

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如殺無中二也豈敢離邊邊今官之

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

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曹閔也



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宣子辭焉

辭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不書者或為晉屬

不得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

並書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

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

而自立事在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

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

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

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

之傳言季札之讓且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

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晉侯待于竟使

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及涇不濟

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



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

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

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

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

皆從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

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

瞻言進退從已藥廡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

首欲東乃歸惡偃自專下軍從之左史謂

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

失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藥伯吾帥也

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藥廡下軍

故曰吾帥帥莊子為佐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

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

遷延之役遷延却退藥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

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藥鍼藥廡



弟也二位謂鷹將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

死焉士鞅反鞅子藥鷹謂士甸曰余弟不欲

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

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藥鷹汰後

也而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

情也臨事情慢不備也仲向之會亦如之衛

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

子蟠俱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

對曰其藥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藥

鷹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鷹之子秦伯

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

公惡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武子藥書鷹之父

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藥鷹死盈之善

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鷹之怨實章將

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

之為傳二十一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食勑戒二子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旰不名

也旰晏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二子怒孫文

子如戚戚孫文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公飲之

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

河之麋無拳無勇戰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

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初公有嬖

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師曹鞭之公怒鞭師

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

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蒯懼告文子文子曰

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并幣於戚幣子

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

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

臣敢姦之姦猶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

否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公使子蟜子伯

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



疑孫子故盟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

公如鄆鄆地使子衍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往使

諸和也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

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鄆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初

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

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

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

差禮射不求中射兩鞫而還鞫車軌尹公佗曰子為

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他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

射公孫丁授公纒而射之貫臂貫他臂子鮮從

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

也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

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

也先君有冢鄉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

之釋皮冠余以巾搯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

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公使



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

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

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備諸大夫曰有君不弔

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

增饘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備

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

而悼弃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

群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

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

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鱣

以出或撫其內或管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

邾寄衛侯邾齊所滅邾國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貪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

殺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余孤之不獲已耳余狐

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乃赦之

衛人立公孫剽剽魯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命於諸侯聽盟會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

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

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

不書未為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道順

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

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師歸衛侯歸傳

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盈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

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

軍無帥故舍之喪士筋子也十三年首塗士筋卒其子皆幼未任為卿故

新軍無帥遂舍之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

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

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

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

之貳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

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

之貳宗宗子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

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過則臣

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

以下各有父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

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

諫工樂人也誦箴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

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道人行

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

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

五

得字一本作則

令一本作人



常也有道人徇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

肆於民上也肆故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

不然矣傳善師曠能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

在前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

殿殿軍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

隘要而擊之旱舟吳險楚人不能相救吳人

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王使劉定公

賜齊侯命將民於魯故也定公劉夏位賤曰

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

世胄大師以表東海胄報也表顯也謂顯封

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繫發今余命女環

環齊靈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晉

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對曰

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伐之未可以

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不重



可移就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

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范

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折羽為

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楚子囊還自伐

其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徒都郢未

變公子儀因蔡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

囊忠君覺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將死不忘

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為萬民

所望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

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宋地夏

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夏齊侯伐我

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城秋



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

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

卒四同

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

之盟一年見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也曰子有令聞

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

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傳言獻子友于官師從

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

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魯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皆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

卿不行非禮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公子罷戎為

右尹焉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公子橐師為

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

公子追舒為箴尹追舒莊王屈蕩為連尹

養由基為宮廩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

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

心無覲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



也詩周南也實置也行列也周編也詩人差  
數言我思得賢人置之編於列位是后妃  
之志以官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

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

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  
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日甸服次日男服次

日采服次日衛服五百里鄭尉氏司氏之亂

其餘盜在宋亂在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以馬四十乘六百

十與師茂師惠樂師也獲三月公孫黑為質

焉公孫黑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

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託諸季武子武子寘

諸下子罕以司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

齊師惠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其相曰朝也相

者惠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惠曰必

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

之賖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

而歸之是重淫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樂而輕國相言子



改。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於是

乎城成郭。郭，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

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

也。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明為

年會，漸。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蟠送葬。夏，子西也。

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

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

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

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晉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

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實請其里，使玉人為

之攻之也。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十二月

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取於

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春秋經傳集解襄二第十五